

人在旅途

张思成

破车嘎嘎使劲开

己亥清明前一天，春汽氤氲，乍暖还寒。上午十点，我驱车来到我的家乡岩缝斋。我的恩师陆继权和报社总编、文化站长以及我的老同学、启东文联副主席施伯冲等都已经到那里了。我和大家一一握手，接下来便是欢聚述阔。坐下后，我环顾四周，怎么不见东元的晓石？一打听，才知道因为路远，可能要晚一点来。那怎么行？这位被人叫作启东卓别林的晓石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我当兵时撂下手表送给他的正是这个老兄。去接吧！我和施伯冲几乎同时立出身体，跨门而出。

岩缝斋紧靠村道，路北原是一个学校，学校的操场成了我们的停车场。我准备开我的帕萨特去接，而施伯冲一定要开他的别克荣威，而且他已经启动了引擎，打开了车门。我就没有推脱上了他的车。

一路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的这位老同学。小学六年我们几乎朝夕相处。在我的印象中，他身材瘦长，头发蓬松，他经常感冒，擤鼻涕时经常用右手的虎口，手心向下，夹住黄龙，拖了便捧，他的裤子便成了他的擦手布。后来我去当兵了，走上了从军之路，他在家乡发展得也很好，1998年参加了北京鲁迅文学院深造，而后像井喷般的发表《吕洞宾传奇》《绿色坐标》《隐形人》等长篇小说，在全国媒体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著作等身，风光无限，成为启东文联的专职副主席。

车至日新河，他的宝驹发出一声奇响，我受到一惊，连忙说：“伯冲，停车，检查一下车况。”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说：“兄弟，时间来不及了，这个车就是一辆破车，待过了清明，我要把它送进4S店大修一下。”我说，“你大小不论也是启东宣传部的一个干部了，开这个车会不会掉价？”他说：“我们这些干部大都是泥腿子干部，开始骑自行车在埭（村道）路上走走，后来我也跟了个潮流买了一辆小车，我也没有当它人，依旧风里来雨里去，一路泥浆一路灰，我的儿子女儿劝我换个车，我说用不着，所以还在开。其实我的车跟我10年来了，是我的代步器对我有感情，我也舍不得换。平时我从来不去洗，从来不去修，从来不想换，破车嘎嘎使劲开，真的不能走了再说。”他边开着车，边和我慢慢聊了起来。

忽然，车身开始抖动。车的运行部位发生了停滞的信号！我看看手机导航上的显示离目的地还有5公里左右。怎么办？只见他把车熄火，从容下车，绕着车转了一圈，后重新上车启动，咦，随着一阵轰鸣，汽车竟然真的发动起来了。这时，我们发现车辆已经偏离路线，他不慌不忙，安排车辆调头，我扭头一看，他的额上已经沁出了汗珠，脸上路出胜利后一丝狡黠的笑容。

“哈哈，破车嘎嘎使劲开！”他回头看了我一下，深情地说：“思成兄，我一路走来，坎坎坷坷，实不容易。尤其要写出既接地气，又冒热气的东西更不容易。这几年，我确实也写了一点东西，但是能留下来、传下去的东西太少了。我唯一感到满意的是反映我们启东人民的《金牌妈妈》《金牌老师》《金牌学生》等三部长篇报告文学影响最大。最近上海文学出版社准备再版，我看你书法写得好，你能不能帮我写个书名吧？就写“一招制胜的妈妈”。我不加思索，立即答应了下来。（后来我回到无锡立即用草书写成竖式横式各一条，用手机拍了下来传了过去，他非常满意，上海按此印刷，这是后话了）

车声一阵阵的，有时像拖拉机，有时像坦克车。我俩在黄海公路上狂奔。就在离东元镇不远的地方，只听车子无力地一声叫喊，就终止了运行，象一只大象，趴在路的中央。我就马上下了车，施伯冲还在车子四周转，嘴巴里念念有词，但是车子纹丝不动。我就用手机联系晓石。正在焦急等待中的晓石知道我们的车坏在的东元镇的东市稍，连忙安慰我们，说：别急！我马上安排人来！但是这个车怎么办呢？施伯冲手搭凉篷，往前一看，说，有了，我们就把车停在前面的代销店里吧？他上了车，松开了离合器。我就在后面推。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就这样，大约推了800多米，终于把车推进了这个小店的门口。这时，晓石也带着师傅匆匆赶到，我们在这里相见，又是拥抱，又是呼叫，无不兴奋之极。

上周，晓石微信告诉我，伯冲走了！我顿时瘫在沙发里，眼前呈现出那辆破车，想：车子坏了可以修修，而人呢？

走近记忆

陆汉洲

老宅上的明瓦



记忆深处的那扇窗户忽被一阵轻风洞开，我便在那一瞬间想起了儿时老宅上的明瓦。

明瓦，仿佛是深藏于记忆中的一件老古董了。它虽已在我们的生活中逐渐被人们所淡忘，然而，今天当它在我的脑际忽然浮现，我便想竭力将它捉牢，轻轻地搂入怀中——生怕它一不小心就在我的记忆中滑落、摔碎、消失。

儿时，我们家住的是几近原始的草屋。生产队里十几户人家，只有家底比较雄厚的东宅李家才住瓦房，李家的瓦屋不仅砖墙上装着有玻璃的窗户，屋面上还置有增加屋内采光度的被称作“明瓦”的玻璃窗。东（西）南风向的大雨天，李家即便关上了门，屋里也是亮堂堂的。生产队的食堂就建在李家。那时，我对此好生羡慕。我渴望，我们家草屋上那怕也能拥有一个天窗、一片明瓦也好。我们草屋的芦笆墙上既没有窗户，用麦秸和稻草混搭覆盖的屋面上自然也没有明瓦。好在外屋有个窗台门，特别潮湿的雨天或者黄梅

天，出头门关了，就以开着那扇窗台门采光。卧室里只要不点灯，白天晚上都是黑咕隆咚的。60年代初，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家里的草屋变成了冷摊瓦屋，我们家用作卧室的西房头才安上了明瓦。当我们家也拥有一块天窗似的明瓦，不仅西房头的白天变得亮堂了，我的心里也变得亮堂起来。透过这扇天窗、这块明瓦，我仿佛看到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和生活畅畅亮亮的希望。

冬天放晴的好天气，当太阳炽热的光芒透过明瓦照射进来，曾经黑咕隆咚的卧室，不仅变得亮堂起来，而且也变得温暖了许多。当听到春日的雷暴雨砸在明瓦上的富有韵律的雨点，仿佛在倾听一种纯正清唱的天籁之音。到了炎炎夏日，当夜深人静时分，一边听着芦笆墙外织布娘娘的歌唱，一边透过明瓦仰望遥远的夜空似水的月光和璀璨的星光，顿生嫦娥奔月的美丽遐想。在秋雨绵绵的日子里，当看到明瓦上清美秀亮的流水的表情，我不禁对一日三餐粗茶淡饭那种平凡的生活，也会感觉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浪漫。

斗转星移。一晃就是五六十年过去了。几乎是一眨眼之间的事情，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住房条件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住房，不仅有前窗、后窗，设有前阳台、后阳台，而且，客厅、卧室甚至都安上了落地窗。老宅上曾经的明瓦已经成了被湮没的一段历史。

明瓦，看似一块简单的玻璃，一种通俗的建筑文化，它承载的却是一种人类的伟大文明。它并非南黄海边的我们老家这一方土地独有，而是中华几千年文明史的一大瑰宝。

史料记载，明瓦最早出现在宋代。当时为一种半透明的装饰材料，曾是玻璃代用品。在北方或中原地区，明瓦曾用天然玉石母来代替。而江南吴地的明瓦，则是一种传统手工艺品——用蚌壳或“蛤蜊壳”等贝类打磨成的豆腐干大小、四角略带圆的方形薄片。人们用其镶嵌于木格窗户，或覆盖于屋顶的天窗，既能保温遮风，又能透些亮光。这种明瓦，老苏州称其为“蚌壳窗”或“蛤壳窗”。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散文名作《乌篷船》中曾有这样的描绘：“……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叶圣陶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四三集·多收了三五斗》中，也有对明瓦一段短到的精彩描写：“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旧时的江南民居，除了马头粉墙、翘檐黛瓦、木格花窗等特点，还有一种令人难忘的小构件就是古朴的明瓦窗。

回望历史，在流逝的岁月中渐渐远去的许多东西，总是那么令人难忘。留驻在记忆深处的许多东西，总是那么鲜亮美丽。记忆深处的远方，仿佛是一部永远也吟诵不完的美丽诗篇。

今天，当我们穿越历史的隧道，前往岁月的深处去寻觅明瓦曾经的点点印迹，我惊喜地发现，原来，明瓦也是那么美的。

灯下漫笔

陆凤贤

乐在晚霞

作为一个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工作者，人生七十有余，30多份荣誉证书见证了我从青春到今天的踏实脚印。

我的工作以写史志为主，史志办一呆好多年。史志面向旧闻，坐冷板凳有时还要看冷面孔在所难免。事在人为，我偏要让旧闻成为“新闻”，让它热起来。

只有心热，才可把冷事办热。退休前20年间，我荣幸地参与了启东第一部党史《海角风云》史料征集，参与了启东第一部县志的编撰，又主编了《启东历史》记册，成稿成书的文字约180万。退休前调研员期间，我不放弃黄金时光，主动请缨，将启东人民牢记总理嘱托、誓夺棉棉双高产的光辉历史，编成《恩泽棉乡》一书，在周总理百岁诞辰的1998年3月5日，在市委大会上，受到秦素萍、唐如浴、毛爱群等老领导交口称赞，市委也称政协史志办做了件深得民心的好事。

说到初稿《雄鹰》那书，许多健在老军人翘首以盼军团史书问世。在他们鼎力相助下，经南通海门启东三家党史办全力支持，由我一人执笔，历时两年，最终审定出版，《东南雄鹰》展翅飞翔江海大地上。

退休后，我在老促会兼职，期间许多人要我帮忙写纪念册，我乐意效劳。吴玉珍给丈夫刘志文写书纪念，陈慧为夫君陆平编《无悔人生》，董介群为母亲杨庆英出纪念册，王世珍替爱人陆雨亭出文集等，她们找上门来，我们一起策划，找资料，谋布局、议书名、润文字、定文稿。当《有口皆碑的董家妈妈》成书后，家属多次来信来电，表达了了却一生心愿的激动，觉得母亲又活起来了。我还与人合作还编写了《红霞半天》《启东农村文化遗产名录》等有份量有价值的书。

我退休后的第二份职业是为乡里乡亲讲中国故事。为了上好每次课，我因人制宜地选内容，写讲稿。通过史实，传递感情。几年来，受众不少于万人次。

母亲当初随意给我取名“凤贤”，也许有她的思想，寓意启东话中的谐音“奉献”，我将遵照母亲的教诲，做一个乐于奉献的人。

东疆掠影

施正辉

大堤岸路

启东被唤作港的地方数以几十来计，其中之一名为头兴港闸，建于头兴港河上，东西走向，三门规模，50米左右，桥闸组合。我家在头兴港河的河西，头兴港闸朝南1.5公里左右，在朝南1.5公里左右就是长江边的头兴港口。闹到江边东西两岸南北走向，平行相对着的就是大堤岸。河西的大堤岸路就位于我家老宅往东不到百米。学会自行车后，从大堤岸上沿40度左右的斜坡车就几乎到进宅路了。

在我的脑海里藏着与大堤岸路说不尽的往年记忆和人生故事。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到阴雨连绵，大堤岸路表层泥水有时犹如薄粥，我曾经穿上木樨鞋，用绳子绑住脚板一沓一挪向离家1.5公里开外的学校上学。雨后天晴，特别是冬天，大堤岸路表层高低不平、硬块棱角的，有时会造成自行车避车轱，偶有摔跤受伤者。虽有狼狈或伤痛，但是，估计被有车的骄傲盖过。我未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没有车骑。

有一次，大堤岸路差点要过我的小命。记得大约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学校放假，我帮父亲推拖车。在大堤岸路原地九十度掉头下坡时，由于路面成微型鲫鱼背，我人小力微没有顶住下行李，我爸也没能压拉住装满小瓦的拖车，眼看我有被冲压车底的危险，我爸拼命将拖车的前双脚压住路面，同时大叫：“快点跑开来！快点跑开来！”我一松手的同时，一溜烟窜到旁边。几乎同时，拖车脱把后直冲岸坡底部，车毁瓦碎。我爸赶紧抱住了我，流出了眼泪，笑着安慰“好危险！真的好危险！没事！真的没事！”要知道，我们是帮人运瓦赚点苦力钱，拖车是从生产队借来的，这些都得赔偿。但对于贫穷的一家人而言，生命安康还是远比赔钱重要啊。我现已为父为祖父的人了，每每想起“好危险！真的好危险！没事！真的没事”，总会热泪盈眶，也想起远在天堂的父亲。

大堤岸路铭记着一个农家孩子的艰难求学历程。中小学阶段的寒窗苦读后，我去南京师范学院就学。放假回来，发现大堤岸路的泥路变成了石子路。欣喜若狂之余询问修路原委与经费来源，隐约知道与一家外资化工企业建在江边密切相关。当时，没有更多地考虑生态因素，大堤岸路好走了，就能满心欢喜了。后来，大概为了保护长江也为了周边村民健康，化工企业撤离关门，可是，好走的大堤岸路是搬不走闭不了。谁料，随着岁月推移，大堤岸路变得坑坑洼洼，高高低低，走惯了好路重走坎坷之路更难接受，一时骂娘如潮，怨声载道。

说来也巧，那年江堤升级，桥闸南迁，大堤岸路拦截潮水的功能作废。岸土出售给砖瓦厂，且横截面梯形的大堤削土后变得宽多了，一举两得，赞声连连。大堤岸路转身为柏油路，大堤岸路也就不再是大堤岸路，成了头兴港西路，一般的内河堤岸。好景不长，由于重车碾压，护岸缺失，路面又时有损坏。虽有乡贤出力出资，但反复修补，总不如愿。民生不会总被遗忘。去年，政府终于将此段路面彻底重建，两头安装限高横杠。百姓感谢政府，走在路上甜在心头，踏实安顺舒坦。乡下，已经告别走路泥泞难行的时代，泥腿子也不再是农民的别称了。

大堤岸路没有了高度，名称也渐渐被人淡忘。但她却是我乡愁中的强音、美景。我的心中永远是大堤岸路。



沙地方言

老钟

拿数表意说事

数字作为数学王国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需求以及各种风俗习惯和民俗心理的长期侵袭，被赋予了超越数字本身概念的指向和褒或贬或吉或凶的感情色彩。

例如：“一目了然”“一塌糊涂”“三心二意”“三三二二”“二百五”“十三点”“九九归一”。

显然，这些词组中的数字，已不是单纯的数学概念，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感情色彩。在西方语境中是否也有或许只是汉语中独有的现象，我不敢妄论。但可以肯定，运用数字表意说事、说理，是汉语的一大特色。而沙地人在这方面更有独到之处，不妨信手拈来：

换一比二、换三二更、进三出二、一屎拉街、二三吼吼、勿二勿三、不三不四、洋五造六、一搭刮子、就七打八、三六一样朋友、造七造八、七荤八素、七上八下、九九归一、六九勿调头、七差廿五、搅七廿三、近七近八、八九不离十、说三道四、瞎三话四、五吆喝六、笃悠悠二石九，急悠悠三石缺一斗。

还有如：一往三唆、一高圈、一塌罗赋和、二松三松、么二角落头、一机两（二）得、三马圆全、三请四邀、三请六邀、四边六沿、六乱呀张、六乱五张、七撬八掀、九转十三回、九转三回、十拿九稳、瞎话廿三、推三推四、洋五造六、一波三折、一斗生、一团糟。

美文共赏

袁永辉

冬雪

万里西风夜正长，铺天盖地白茫茫。悄悄然你来了，虽张扬不蔽窗，早已银装素裹，银装素裹翩翩起舞……呵！你在演绎锦上添花的精彩吗？不！分明是心中的话儿未说开，那份缠绵和牵挂压抑得太久太久，以至你要尽情地表达，尽情地释放……

风起云涌，你万千激动，倾听吧！让我们聆听空谷清音，感受心灵共鸣，你的激情填满了大街小巷，所有的道路上都是你的故事和思想。让回家路上的羊羔迷失了方向，觅食的鸟儿委屈得没有哭的地方。它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上帝赐予广阔和自由的天空，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为了表达歉意，你压弯了树枝不住地点头鞠躬……

是的，为了叩开春天的大门，你积累了全部的经验，你要借助冬的坚定来沉淀和冷却，你带着智慧的结晶如期而至。冬和春以你为媒，终究由你担当春天的使者引领百花齐放！

曾几何时，你是微微春雨，那甘泉般的春雨滋润着心的荒漠。你从深山的丛林走来，你从莽莽草原地走来，因为信仰而势不可挡。悬崖上，你奋不顾身地俯冲，断裂了历史的沉积层，那豪迈的咆哮声与天际边滚动的雷声遥遥相应……火蛇般的闪电划破苍穹时，震聋发聩的雷声里，你和倾泻而至的夏雨汇成一支

浩浩荡荡的铁军，一路高歌奔向大海，杜鹃红了，红漫天崖，你升华了……

雪啊！你曾是飒飒秋雨，而今婀娜多姿，你把纯净和平等的蕴意表现到了极致，已经足够厚重，你却继续施压，那是对邪恶惩治，而你求真善美的舔犊之情已昭然若揭。明月朗照下，你淡定地收起了舞姿，那份恬静和稳重恰似沐浴后的村姑，旷野上宁静得能听到松鼠的窜动，那份安逸随着时光的流逝，从手指间滑落……雄鸡引吭高歌！鸭群摇摇摆摆犹如朝官上殿，但却十分傲慢，十二分放肆地喧嚣着步入荷池，晴空里袅袅炊烟摇曳……

太阳从雪堆里升起，那是一个海不枯石不烂天不老地不荒的约定，灿烂辉煌的阳光下，你从树枝上跳下，从希望的田野里汇聚涓涓细流……结晶是为了再次升华，为了对阳光的感恩，你涌泉相报，千家万户的屋宇下你敲响了春的鼓点。不！从节奏和力度上再听！那分明是激越的马蹄声。春夏秋冬的围堵挡不住你当初的梦想，你要去远方……

江海文化

宋枫

炖粥壶

我相信除了沙地之外，其它地方也一定有这样一种物件——外形跟大号的茶壶相似，有一柄长长的直把手，没有壶嘴，上口偏大，配有壶盖——沙地人称之为“炖粥壶”。

在我的记忆中，它是温暖的，也是安静的，更是有耐心的。外婆在“炖粥壶”里装上一把米，放上几颗浸胖的花生，再抓一点事先煮熟的赤豆，几片山芋或者南瓜，轻轻地放进火星子未燃尽的灶炉里。大约一个时辰后，一股绵绵的清香仿佛从远古的时空悠悠飘来，馋得舅舅和阿姨们口水直往肚子里咽。

炖粥壶里的大米，应该不是被烧熟的，而是被焗熟的；花生和赤豆，在同一个密闭的壶里，慢慢地变软变粘；而山芋和南瓜则提供了甜美的味道。灶炉里的火星子，忽隐忽现，不急不忙，用全部的余热，耐心地“炖粥壶”里的物质转化为可以支撑生命的能量。

因为早产，我生下来时只有3斤7两。生产队里几乎没有个人相信，我能活下来，因为我满月时还没有睁开眼。可是，外婆坚信：只要能吃得下东西，睡得着觉，就一定可以活下来。外婆把“炖粥壶”里的米浆倒出来，用手指蘸上，喂到我的嘴里……

沙地安静的夜晚，舅舅和姨们都贪婪地进入了梦乡，嘴角明显残留着淌下的口水，无疑是来自“炖粥壶”里所溢出的香甜的诱惑。此时，宁静的夜里，只有外婆守护着这份甜美，外孙独享着这份美味。

人冬以后，沙地主要的燃料是棉花秆和玉米芯子。这些燃料坚硬又耐烧，火焰熄灭之后的余热可以持续很久。头天晚上烧锅的余温，足以温热一大锅水，够一家人洗澡之用，也足以让炖粥壶成就另一番美味。

外公是一个兼职屠夫，每临年关，就帮人家宰杀猪羊。事毕，为了答谢外公的付出，人家总要送点猪头羊尾等东西以示谢意。每每这时，外婆就把这些杂碎洗净，加上葱姜蒜酱装入炖粥壶中，放进灶炉，让它们成为美味。要知道，猪羊肉的蛋白很坚韧，要想让它们变得酥嫩，不见一点功夫，也是非常之难的。可是，凭借时间和热量的支持，炖粥壶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炖粥壶，让我明白了“炖”的厉害，知道了“炖”的真正含义：等待成熟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世间的万事万物，不是着急而能解决的，只有慢慢地去“炖”，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

做事如此，为人亦然。

星期诗汇

点绛唇·庆贺澳门回归20周年

尽道欢歌，莲花璨璨云中妩。惠风无数，总系关情处。

游子回家，澳迹描新谱。霞满圃，廿年寒暑，一笑从容度。

宋成兴

冬晨遐思（外一首）

在季节的拐角处
独自徘徊
我脚下踩着浓浓的晨霜
心里盼望升起朝阳
赏东篱菊花
观益中月季
忆昨夜星辰
叹宇宙之大
一剪寒梅，雪中傲立
把幽香融入岁月的河流
驮着风刀霜剑运行

飞碟

空闲时间
我常常仰望天空
搜寻来无影去无踪的飞碟
是人类的想象力太丰富
还是外星人跟我们捉迷藏
抑或地球与外星科技遥不可及
说无，它在许多地方光顾
说有，可我从没见过
究竟是有，还是无
我说不清楚
但愿银河系里有我们的知音
飞碟把和平的种子撒播
或者前来探索和考察
而非入侵与殖民
何时能为地球人提供帮助
消除战争与病魔
甚至阻止地震与洪水的肆虐
也许地球人是外星人眼中的外星人
我们的宇航员自由进出太阳系银河系
在外星采矿，建造太空工厂
分享世外桃源，终将不是神话
张士达